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八

藝文志

記

明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隱溪蔣君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澗畧然深

自晦匿不妄交遊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遊隱溪乘小肩輿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數里度松林沙磵磵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旁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久聞雞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

素髮如雪被兩肩顔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盖齊丘化書延予兩人坐一媪捧茶盌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予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為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予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戸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

太乙真人圖求詩予賦古體五言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賦數絶句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多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操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出

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絶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折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余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趣余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别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淵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予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予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予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

墓下及期予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别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予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具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録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没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沔陽州重修隄防記　　童承叙

按禹貢江出岷漾出嶓為漢漢東南流為沔皆瀦於荆

沔之陽荆州域也桑欽水經稱沔出武都沮縣東郎谷中流注漢則漢沔又異源而同流沔逕江夏雲杜縣夏水注之今竟陵有雲杜城蔡傳亦云夏出江入沔故沔江漢之沱潛雲夢之沮澤也然西南皆瀕江江至荆實滙衆流如沅澧瀟湘每溢則横潰漫衍頗清而後落其浸沔又不啻岷出者漢則嵗常六七至最濁而落早故沔庳濕下鹵大澤重湖民出則為環堤曰垸垸且百有餘區江溢則害西南漢溢則害東北合則寖及四境重

以剽風劚雨之所剥長鯨巨鼉之所嚙故薦饑焉自正德丙子之圮堘埒崩阤民至今艱食迺嘉靖甲申前知州儲君洵請為堤上游障之明年廵撫都御史黄公子和自滇移鎮於楚問民病痏知沔歲苦浸即首舉斯役而下按察副使劉公伯儒所𡙇於布政使徐公子積副使程公時言僉議龍淵而下凡九區為要衝請先圖之命給司藏千金於沔而中分於竟陵遣斷事艾君洪董其事君至復上狀附以滄浪而下凡五區時知州陳君

頤判官王君淳協力祗承迺遴敦事之官募執役之夫持畚挶之器儲餽給之需而同知姜君玉潔至自京亦克襄焉於是指揮使洪君恩偕其僚佐亦各事事其地經畫既審揆度咸作決者陻凹者墳瘠者培凡龍淵化墳牛阜竹林西流下放皁水洪王沙瀨江者為隄統萬有千丈大小朱子罔子滄浪南池瀨漢者為隄幾萬丈高廣咸視其地而諸坑之廢缺民不勸而葺者又統數十區婁中而肇事翼中而告成蜿蜒隆崇如陵如阜原

隰畇畇疆場斷斷崛然誠足以捍矣明年丙戌民既舉趾嘉苗盈疇夏四月江溢至於六月五月漢溢六月連溢加盈焉秋七月復溢如初沔賴以完而百穀用登老黎胥悅穫者歌之擔者和之嬉嬉如也融融如也諸吏民因伐石請紀以昭公德於弗朽史氏敘曰傳稱以佚道使民蓋以其利利之爾已夫水土演而民用也苟濫於沴矣古者不防川以豐物也然民昏墊則乘載治之矧功約而利博勞近而施遯又所謂惠而不費者即廪

人告竭征榷日至長民者不為之所而徒咎其慢是絶
脛而驅之前難已是役也可不謂崇本乎在詩粒我烝
民中丞有焉爰始爰謀憲副有焉周爰執事諸君有焉
其不佞敢敬識之既考其成因以驗夫來者

三游洞記　　　　林俊

山自巫峽而東多奇勢雲峚煙龕雪崖而風竅如筍茁
乳垂門闔而指戟懸練張幄而流蘇下綴如猿狖攫挐
神樓鬼戶豺虎蛟鼉之穴競妍爭媚相怪險目左右接

不暇黄牛五峯雄峙崖影若黄牛陵廟在焉又東峽東水益隘兩石夾拱人立名捎公峽又東水漸平山亦漸之奇勝洞隠然山隂循鳥逕曲折數百武及山之顛下仄逕厓險以甚傴俯瞰無底左掖一人一人扶右皆帖石側行修繩前引後者綴捍予於巾猶足跼心顫目以眩息不時貫歷數曲地稍平腰折百武出石下地又平穹然一洞上如覆蓬高六餘丈廣優其半竒石牆立中擎三柱非圓非方上廣而鋭直下洞爽以曠如堂可布

三十席柱之旁三空如戸聨以三奥室中右室可布四席左室可布十席上空若懸扣之類鐘名天鐘搥其下音如鼓所謂地鼓者也旁横一石擊之音若磬正德庚午余征藍賊道經遊馬從者考擊以待予疑僧候迎意會之皆懸虛發懸上皆石懸者大以圓故如鐘突者方以小故如磬下雜以土故逢逢然鼓音室之背有石如牀可卧十許人西如厨東如座凡洞之石如鑿如鏤如穴以出水如陶室如複道如綴珠懸旒如蟠螭如刻畫

雲鳥藻火波濤之狀巧雕不能舉丹青者無得而摹寫彷彿之也下横一溪名下牢僅聞水聲泠泠然地底又外一山如臺臺中如立笏縣他亦乏奇勝洞奪之矣予玩適久之留詩三章而去然其意未嘗不在洞也又明年壬申東歸再遊坐良久室中鐘鼓雜鳴入聽之二僕攜酒一壺肝若笋二豆而至予酌酒三啖肝嚼笋餘均二吏與從而遊者既去未忍别去夷彪者儸佪種故野不知余猶在也手桑弓挾矢躍洞戸而出曰好妙好妙

從者目之微笑余亦笑旣還從者曰置之都會何如余曰夫方外而有車轍馬迹之塵人知之失其性矣天秘而地私之有所謂哉先是遊者白樂天兄弟元微之後是老泉三父子故號三遊今惟余在焉

長沙府修學記　　李賢

夫興廢舉墜君子爲政之先務也矧學校爲育賢之所賢才胥此焉出豈有後不顧前忍其廢墜而不加意焉長沙湖南望郡學首風化諸邑爲憲佐郡守者得不相

繼而成之乎吾聞是學創於元歲久不能無傾圮者有司間嘗修葺然亦因陋就簡而已國朝天順改元之六年知府錢澍以重新為已任僉憲王驥逌倡舉之繼而憲副盧秩廵視綜理營度其間大肆改作闢地崇址增建齋房號房饌堂神庫尊經閣先賢祠廚廩廨宇之類堂殿門垣僵者以立腐者以堅費廣而民不知工就而力不疲蓋數君者俱有猷有為公而忘私汲汲期在成事初無彼此之分也即此觀之則凡百廢墜次第而

興舉之可知矣無何是學主師席者王莊氏以幹至京持簡謁予求文以記一新之故予惟我朝法古為治制度周密故天下學校之廣過於三代之隆然久而不替者由作興之有其人也茍視學校之廢墜畧不關心焉尚何以受一方一郡之寄乎今而數君篤意如斯可謂知所當務不負朝廷之委托矣

忠節祠記　　羅洪先

論事理常詘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於所勝而病

於所詘夫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廢興不可取必時之得失不可强違以其不可强違而取必者積於中則顧慮觀望之釁漸生而真固迫切之誠日少固有執雖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逃其譏皆失之於利害之較太深而是非之辨不早易素履而蹈大諱其職此也是故君子寧過於愚毋寧過於知寧正以敗毋寧違以成寧決性命於萬一不測之虞毋寧靦面目以取償於歲月不可希冀之會非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

固然不容解於心也不逆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大魏公之量然其時猶可言也屈平殞身於楚王疎斥之餘令女矢志於曹氏盡絕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没不足以蠲憤雖比於自經溝瀆可也彼豈計夫成與敗盖與否哉然而君子至今誦之不輟者則又何也宋之德祐譬之垂絕不可救藥之人四方土崩非有同盟敵愾之運也萬里孤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不通非有重購嚴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

靡沸成風非有單辭微言之譴謫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徼西南之偏泰和曾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敵畢命遂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之言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爲不善處死者之言也雖然死而不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者也故求成於事之可爲者非難求成於事之不可爲者爲難死於事之必可成者非難而死於事

之必不可成者為甚難也公非其人歟公名如驥字德
稱舉淳祐十年進士歷宜春大冶兩縣簿壽昌軍判官
轉教授知進賢縣改鎮東制置江東安撫二司機宜文
字所在俱有善政不為赫赫之名最後用呂文德等薦
擢寶慶其死事之狀郡史與家之志銘稍異按朱陳黄
裳所為志銘元兵將薄寶慶也公遣弟如駿歸曰吾既
以身許國不得顧先人宗祀矣汝其圖之弟泣與别復
取考功印紙題其上曰謹將節義二字結果身命一宗

了却神遊何處澄江明月清風澄江指泰和故里也事亟矣書舍生取義字張於壁以明其志城將陷左右請迎降公叱之登城投濱江死郡人義而瘞厝之明年建炎改元太學生上書叙公功超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謚忠愍而郡志所云驅家口七人同死濱江銘乃不載又二年弟如龍歸櫬與夫人鍾葬而遺其死地豈志銘亦少畧耶公死宋故元不為祠弘治丁巳巡撫御史曾公昂檄郡守馬公自然具奏下巡撫都御史沈公暉議戊

午合祀參政賀公祠中春秋行事著為令而分守楊公
逢春署之曰忠節昭其實也嘉靖甲申邑人劉公魁判
寶慶增祭田若干畝戊午撫苗參政游公震德問俗敦
典謂無記無以垂遠而郡守郭公學書政先風教彰德
勸來將事恐後復請於分守李公萬實謂洪先為公郡
人宜知其詳使來請記余考公家傳九世祖安强以進
士提舉湖南因直諫坐廢終身而七世孫望宏歷守常
雄兩郡嘗為刑部讞囚執奏下詔獄得論救不死子汴

為給事中有聲於時數論事下獄坐廢於湖南九世孫翀竟以劾冢宰死杖下公之風教亦何遠哉宜郭公汲汲於兹祀也祠故在郡東門外洪武初特祀賀公賀名興隆長沙人曽從總制胡海克寶慶擒元將唐隆以功授寶慶指揮同知會元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賀與力戰死中鄉髙皇聞而悼之贈行省參知政事而褒死之詞擬之巡遠榮光昭回堂廡有秩獨公死異代莫詳其故爰次第始末用補郡史之闕予嘗悲夫規計後利者多

忽持身之正誼而高談達節者輕決維紀之大閑因為記而寓私慨焉嗚呼後之饋奠祠下者聞二公死事低回嚮慕必且得其不容解於心者而無復感於時勢之變將於是非利害之際其亦尚有辨焉

遷復寧遠縣儒學記　羅洪先

寧遠學舊在縣治前稍西自國初至嘉靖末之有徙徙郭之東自前令周諒始周用術者言文事不振氣有隆替徙之十年卒不驗僉以為過計顧復其舊請之兵憲

陳君仕賢暨判府周君子恭王君宗尹力賛甚決而令
未有任之者丁未秋八月永新劉孔思來為令聞而嘆
曰政有大於是者乎遂捐俸若干倡之而富民與諸生
有力者相率助役凡四閱月功告成自禮殿講堂齋廬
庖寢棹楔之制位序書器奠獻之具莫不完好歲時祭
饗法飲聚誦視舊有加而公帑不病於是教諭張竹訓
導趙豪等頌令之功以為能厚望於諸生也則遣學生
姚世南走千里請記於余并問其所以為學者余惟自古

建國辨方正位測景驗時而後即事葢慎之也矧學校出賢才司政教以布澤於天下而可忽哉雖其說或近於形家而所謂趨吉避凶者稍有可信固古之所不廢矣雖然學復其舊諸君子之用心得矣諸生處於是學也其惟記誦詞章資進取以振文事乎抑進於是而亦有所當復者乎姑以學舍譬當其東徙至勞且費矣其屢謀而不決者葢亦有所惜而不忍棄也幸而復於今矣其始也亦必博咨詢審廢舉較利害辨從違而後決

乎其繼也亦必從之以垣墉大之以基本通之以戶牖深之以堂奥華之以丹雘而後足乎其後也亦必程其課業行其禮度厚其稟餼縱其游息而後安乎若是者豈不惜其勞與費哉真知舊之不可不復則亦為之而已矣由是觀之不有所棄者必不能有所為不有所入者必不能有所樂此一事為然也而況吾之一心備萬物而通四海孟子所謂廣居正位大道是也獨不思其舊而復之乎今之居學校者可知矣問其記誦則曰此

古弦誦之舊而書則三代之遺訓也問其詞章亦曰此古敷奏之舊而言則羣聖之折衷也問其進取亦曰此古登庸之舊而位則九德之咸事也問其心之所惜則近世之所歆羡而馳逐者嗚呼天之所以與我與國家所以養士者果何謂而止於是乎惟其所惜者止於近世之所歆羡而馳逐也故其夙夜矻矻苦其思而疾其力者祇不過計傭直耳持傭直以仰於人其尚有廣居正位大道之可樂乎此不有翻然舍置而決裂於從違

之間必欲與聖賢同歸而不忍戕伐其身者則亦莫能自拔而復其舊也已吾心之廣居正位大道者何也以太極為垣墉以立誠為基本以知幾為戶牖以神應為堂奥以篤實光輝為丹雘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誠得之矣發而為視聽言動之則感而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遇而為富貴貧賤患難之節推而為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變著而為易詩春秋禮樂之教是吾與聖賢之所同也人道畢矣故不必黙記誦也而凡書之

所載皆可聞吾之所未聞不必削辭章也而凡言之所及皆可發吾之所未發不必絕進取也而凡位之所在皆可行吾之所欲行窮而在下學即其政也達而在上政即其學也是豈特棄東徙而復舊學之安也乎是學也不假人力而自足不待歲月而有成不離常行而即在亦曰為之而已矣此非余之狂言也濂溪之常言也其言曰聖可學乎曰無欲此求復之門也其始入也必於世之歆羨而馳逐者大有所棄而後能乎不棄於彼

必不能入於此此其所以為要也得其門無不至矣濂溪固舂陵之產而寧遠之國故也文獻足矣足則徵徵則信諸生尚何讓乎安知今之復舊學者非其兆也余取益於周王兩君方以無欲自勵而劉君又余鄉人之有志者故因諸生請記而即以是論他日有言舂陵之士以濂溪之學鳴者則諸君子用心其效矣乎

武昌府學重修記 李東陽

武昌舊有學在府治東南北直布政司蓋自宋慶歷建

學時已有之而重建於國朝正統間久寖頹敝今天子
嗣位之初湖廣左布政使張公公實莅政於兹間以月
朔偕藩臬諸公謁廟至學感而言曰夫學舍至此吾輩
之責也謀於巡撫都御史鄭公巡按御史史公請新之
乃發官帑得贏貲若干兩曰此足吾用藉民之有力者
若干輩曰此任吾役又簡其官屬之賢者數人曰此辦
吾事刻日就役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為間五其崇三
丈直前為棹楔題曰禮義其後建小臺名曰望鲁臺後

為一堂名曰仰高堂左右四齋為間皆三而兩翼各增其一東齋之後廣學官之廨曰履素西齋之後為齋沐之所曰清白又西為會饌之堂又西為號房房八聯以間計者百四十惟孔子廟規制宏偉不敢輕議興革乃飾其垣楹增堂之高數寸前有池楯其四旁又前有戟門為扉六其東為神廚西為神庫又於大門之外為堂曰聚德又南為方橋三中為神道左右為通衢經始於弘治己酉之冬暨庚戌之秋而成其始則林石山積工

徒魚貫旁午交錯莫知所定既其成也金碧縣翚崝嶸絢爛離立交映蔚為巨觀者殆不知其繇致也昔者聖人作宮室以為民用其利甚溥有闕庭而後可以朝會有宗廟而後可以祭饗有廨署而後可以行政令有學校而後可以為教誨肄習之地是故道法兼用本末具舉茍二者不得兼焉與其藻飾以為重憑藉以為華而不得其實曾不如茅茨土階者固足以朝諸侯除壤掃地者固可以奉鬼神棠陰之茇可以聽訟綿蕞之區可

以議禮而奚必以宮室爲哉學之爲政實兼廟祀廨舍而有之所繫甚重而政之廢亦莫此若者葢非特業習之荒落乃并其居而忽焉以爲政不在是嗚呼是豈知政者哉湖廣大藩武昌首郡國家漸涵教育之澤餘百斯年軌文章紱之盛不待北學於中國而孔子之道明是其學政所繫不亦有徵而可使弗繼乎哉張公以春秋舉進士績學翰林歷著聲跡今日之事足徵所尚而吾藩諸賢大夫實左右之良有司又奉而成之其於聖

天子維新之化不為無助矣凡學之為師為弟子者居其室蓋思盡其業睹人之功蓋亦思所以稱其志哉始是役者江夏知縣魏宏武昌府指揮劉能義官李寅而終之者知府冒君政也訓導梅其輩及其諸生致書京師請予言以紀其成故書之

祁陽縣重修儒學記

李東陽

古之論學者有三其上為道德其次則為事功又其次則為文章凡以為世道計者挾此以往雖其所施不同

然皆足以澤天下及後世其弊也則専事進取不知其所以仕乃或因而假之若蜀狗然既有所得則委置不復顧而古之所謂學者蕩乎無有矣論學之政者亦三其大則正倫理厚風俗其次或試其政事或課其辭藝皆有所成就然必居之以館舍養之以廩祿齊之以號令條格使有所繫而悅其心有所據而致其力有所警動感發而成其業然後為可其弊也則修節目而棄本根或又茫然無所為坐視其委靡頽壞而莫之救則其

為教亦蔑矣人必聖賢然後不待勸而為善不待懲而
不為惡今學校遍天下而聖賢不時出則學之不修豈
非為政者之責哉泰和蕭公自南京主事為湖廣按察
司僉事慨然以風紀為任成化甲午至永之祁陽觀其
學舍敝陋集縣官師儒而問焉茲學也肇宋歷元復於
國朝之初蓋歷百年于今矣公曰吾與二三子實任其
事其無所與讓乃命知縣吳君謙董其役訓導熊君威
佐之始於十一月初七日終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月

一匝而成蕭公乃臨而觀之則告於郡屬曰學之政有廢有興政有本末施有先後順理者為善治具舉者為全功爾諸君其黽勉倡勵使爾政與學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惟公之命則又告於諸生曰士不患無名患學之不成不患不能學患不知所以學耳諸生歸而求洗濯磨淬入聖賢之域庶幾爾業與茲學其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惟公之命退則相與議曰惟公之嘉志偉績不可以無記於是教諭王君晃具書牘訓導楊君

正考績上京師以請於予惟吾憲侯之盛舉鄰君之美政與諸君之有志於教與學皆可書也遂為記之俾刻於學宮以詔後人蕭公名正字彥祥余同年進士也

府學尊經閣記　李東陽

長沙守金壇錢公自給事中擢長沙數年政修而人恱乃作尊經閣於明倫堂之後其制宏遠壯麗廣槩而疏節牖楹相衡甍楹交輝巨嶽當其前湘江瀉其旁登茲閣而吾郡之形勝可坐而見也吾郡故無藏書公購書

數千卷其中六經為先國家所頒定者次之子史百家又次之居茲閣而天下之圖籍可坐而盡也成化壬辰予歸至長沙實與教授梁君恒暨其群寮諸生登之相與竊歎錢公之功越翼日梁君率諸生造予館請曰惟茲閣不可無述今成蓋二年於茲茲固有待敢以請予曰敬諾乃諗於衆曰觀治者必於其所尚而治效從之秦用刑罰國用亡漢習法律其民雜霸兩晉尚黄老卒以清淨敗梁武氏好佛餓而死唐工辭賦而士寡實行

有宋富儒術而未盡用其治亦不克古惟我國家敦道崇德以經治天下於兹百年教化淳厚人文宣著視今較昔其效甚明豈惟有國家以至於郡縣皆然錢公之治巍乎其所尚已今年祠賈誼明年祠李芾又明年祠長沙諸先賢修先師廟庭以及儒學兹閣之成蓋多於前功及是時政事閒暇合師儒掐俊髦或眺以登或息以游俯仰左右蓋有感乎其中者是故南瞻廟庭思先聖之遺訓若嚴師在前惴焉而不敢肆西望嶽麓慨考

亭之故趾懷高山之仰怵焉若有所不及北拱宫闕則抱江湖之憂思仰荅聖天子作養教育之盛意而東望府治則念我公之功曰惟無負以能有成功無愧於天下後世則兹閣也豈直遊樂為觀美而已請與吾鄉之善士共爾之衆皆曰敬諾遂刻石於閣中閣始於成化己丑秋八月落成於庚寅冬十月

茶陵州遷學記　　李東陽

茶陵在宋元為州州有學燬於兵燹洪武間始降州為

縣建學於縣西郭外成化間復升縣爲州知州余君蓋
遷學於州治西偏弘治間李君永珍復遷郭外學屢遷
而科目士愈疏濶弗繼丙辰之歲董君豫來知州事考
諸圖籍知宋元舊學在城西南二里其地曰獅子口與
茶陵衛指揮王侯廷爵往相遺跡半没於民家於是白
其事於長沙府知府王君瑫又白之湖廣布政參議夏公
昂按察副使湯公全又白之巡撫都御史沈公暉閣公
仲宇廵按御史曾君昂王君恩皆報許且檄府通判李

君錫暨董其事則以隙地易諸舊主又募州衛義民多効財力籍諸佃作得千數百人而役之除其舊基果得斷階敗礎於下蓋其岡脈自雲陽山而來洶湧奔放結為是區左右山水交拱環抱不見其際信吾州勝地也顧舊學堂殿皆狹隘移其故材拓而新之規制宏敞輪奐輝麗亦加於昔經始於丁巳十二月迨戊午七月告成自入國朝百有餘年而州始復其名又二十餘年而學始復其地殆亦非偶然者矣予聞而歎曰人稟天地

之性以生其善同也或為氣質所限又移於習俗之偏則不能以不異惟學者能變其氣質愚可使明柔可使强苟明而强則其性無弗復者矣及得位以行政教則能變其習俗齊可以至魯魯可以至道苟至於道則人之性無弗復者矣若不克變而徒致力於事物土地之間以求之奚益哉吾州文獻之地其在前朝登巍科躋膴仕樹功立業者相望也既久而不振豈非學與教之責哉今復而州名復而學地亦振起作勵之機而明彝

倫正風化之義固於是乎在士之學於是者必滌志潔慮擇善而力行使德崇業廣足以濟一世利萬物則非獨為一時一鄉之士雖稱為天下之英才千古之豪傑可也彼徒仗名邦夸勝地而不知所以學非徒無益又適以損之固非賢有司敎士之心亦豈吾士之所以自處者哉

重建嶽麓書院記　李東陽

東陽昔省墓長沙嘗渡湘江登嶽麓訪宋人所謂書院

者得斷碑遺址於榛莽間慨晦翁南軒二先生之餘風遺澤未有以復也顧有寺存焉耳越二十餘年則閫通判陳君捐俸治材為中門為左右廡甃石數級上為講堂又上為崇道祠以祀二先生復名之曰嶽麓書院未幾陳君以内艱去且卒通判李君錫與推官彭君瑑構亭其巔名之曰極高明又買田若干畝以成陳志比王君來知府事帥寮屬師生行釋菜禮諸所未及如闢道路備器用廣旁舍儲置經史延師領教皆次第舉行而

同知楊君實佐其事葢茲院自宋初郡守朱洞始建真宗時李允則請藏書國子監簿周式教授其閒乃請賜額遂與應天白鹿石鼓并稱為四大書院及南渡燬於兵安撫劉公珙復建孝宗時二先生實會講焉光宗時晦翁為安撫更建於茲地學者多至千人田至五千頃廟舍至百餘間今殿基故在遺址廢田為僧倖勢家所據歷三百餘年而茲院始復其舊於是王君遣使屬記於予亦陳君昔所嘗請也唯古者學校遍天下其教與

學者皆聖賢之道故能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上擇官以教下擇師以學窮什一之力而罔得世之少治而多亂奚惑哉今學有恒制師有定員第玩常愒久不能無望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故事或起於鄉塾則於此為培養之地或籍於郡學則藉遊息以廣見聞使斯道之在天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隨所窮達皆可為成己成物之用乃可以言學不然雖學於此猶學於彼無益也且南軒得衡山胡氏言仁之旨觀其為

書院記亦惓惓以是為辭晦翁之學固有大於彼然亦資而有之後之學者曾不逮其萬一而不百倍其功烏可哉由南軒以企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所謂古之人者庶幾為兹院之重以為山川光若其程格條緒則存乎教與學吾於吾鄉大夫士望之矣院建工於弘治甲寅七月落成於丙辰十月陳君諱綱起鄉貢士王君名瑫楊君茂元舉進士皆四明人吾郡之賢大夫也助建祠屋者布政參議羅君鑒都閫楊君銓府學生陳大用

輩助置田者國子生李經皆郡人寺僧法印實董其役蓋亦有慕乎吾教者不欲泯其名亦附書之

湘水記　易三接

湘與灕分一派遠來待瀟而注可以生煙可以涌月可以亂雨可以流雲蓋瀟合其清衡助其蒼洞庭收其浩浩者矣杜陵云虛無只少對瀟湘虛無二字是瀟湘一丸淡墨更傳湘妃帝子淚痕竹斑事殊覺幽異可想

瀟水記　易三接

或言源自九疑又言出於舂陵城下當知九疑為源伏流出舂陵城下耳度瀧而下為丹崖嵛峯澹山崖袁家渴朝陽巖愚溪白蘋洲諸處或循古岸或走白沙或瀉崩灘或激怒水或聚㵐潭即所經處而景生焉載九疑諸翠影投之湘流而漾然奔千里以去恨酈道元不收入水經注耳

鎮鄖樓記　　　　呂柟

邢臺人王君震太守鄖陽四年矣胥吏奉法百姓安盜

寢無事正德甲戌春正月以鄖中譙樓先火乃築基如閣梵以瓴甓洞門橫達門涂方軌基廣七筵正分筵之三深以五筵崇二仞旋楹其上二十有八箇崇四尋三分尋之二複檐連甍重栭累節丹牖朱檻髙軒翬棟爰處鐘鼓以告人晨昏夏六月落成初撫治鄖陽都御史劉公璡肇舉斯樓也名以鎮鄖後合肥人張公淳東平人王公憲相紹撫治咸符劉志撫民憲副張公琮分守少參張公翰二公提督其上太守克成其下斯樓乃考

乃使介者千里取記史氏高陵人呂栩曰夫斯樓木石積也惡能鎮鄜哉諸公托言耳往年趙燧諸冦刦剠竹山鵜醜西侵竹溪房縣也鄜雖東有方城黎子磬石南有龍門天馬西有石門九室黄竹之險亦爾揺兀不鎮矧兹樓耶當是時也微太守守於下諸公續來撫於上鄜幾不有矣鎮鄜其在諸大夫乎樓何居故以慈惠鎮鄜則鄜如子弟之戴父兄以綱紀鎮鄜則鄜理而不亂以忠信鎮鄜則鄜慤以禮俗鎮鄜則鄜雍睦以什伍鎮

鄖則鄖有勇內不虞變外不怵寇斯鄖人瞻諸大夫若
樓之巍巍矣不然樓百尺高奚為夫鄖昔麇國也昔者
楚子商臣滅江滅六庸而橫也麇子帥百濮次於選楚
人謀徙阪高以避若麇子亦知鎮矣按我明之輿圖鄖
豈惟昔之麇哉其為郡也雖始於近世然南隸荆東距
越西通川陝北達豫四省之交萬山之會江漢之津金
錫之穴流離之必聚風塵之必爭也我憲廟固以其要
地而郡矣諸大夫之在斯也其上者則克斯撫其下者

則克斯役豈惟鎮一鄖哉斯皇圖之大賴也若是則斯樓也疑鎮鄖又不足以盡名之不然百姓聞樓鐘鼓之聲固有變額者矣於是介者持以告太守鐫諸石又以告嗣治鄖者之諸大夫

重修孝感董氏墓記

黄　鞏

孝感縣舊為漢安陸地後置縣以孝子董永而命名按圖志及雜記小說皆云孝子千乘人少喪母值漢季世奉父避兵來居家貧傭耕為養父亡至以身許人貸錢

始克葬後感天降織女為織於人以償所貸既畢騰空而去今縣之董家湖有董父墓蓋即孝子貸身所營者墓右稍南為孝子墓與說皆相合其始信然也鞏少蓋習聞未嘗不異其事及來德安意先由孝感而造其所謂董家湖者顧職務所拘莫因可假而行心每歎焉他日適以事行縣乃獲躬訪求之使一老兵前導自東門出邐迤六七里丘阜隆起林木蔽翳老兵指曰是也至則見其雙塚纍纍鞠為榛莽狐兔走於上斷碑殘刻苔

蝕雨剝殆不可讀爲之俯仰躊躇者久之遂節縮官之餘錢命義民劉福縁俱爲重修覆以壞土累土爲馬鬣樹石表題志其上中爲饗堂四周爲垣前爲甬道復使近旁居民湯氏守之嗚呼孝子之於親生而傭耕爲養死而貸身爲葬可謂純孝矣而區區織女之有無不與焉至於董父爲人雖不經見然觀其居貧能使其子安於耕稼身死之日至於無所謀窀穸將不可爲固窮守義之君子者歟肇故俱表其墓使此邑之人有所考且

有所勸也間以語諸太守李公金二守楊公奎通守徐公注咸以為然又各為詩以紀之君子曰永事漢史失載豈偶遺耶抑以其織女事頗渺茫弗録耶未可知也以永之孝曾不得列於信史則夫山林寂寞之士德成而名不聞者亦多矣豈獨永哉然亦幸而托小說至今以有傳遂大顯於世則稗官野史之作又豈可少哉

重修黄州府學記　王廷陳

嘉靖乙酉春二月代巡東萊王公秀按黄首廟謁焉謁

既周而視隣之築卑宫之左右隈是故宫之垣𨚫二隅而隘其前後也加侈焉曰何有於兹而夫子之宫之儉其務廣焉今後之當也無乃不可乎或曰民居也惡奪且彼安焉而病以從艱於從從且心懟代巡乃進郡守劉君友仁曰聞郡有隙以易之夫隣也僻隙也市市易僻且倍焉其誰弗從卒如議然費也侈奚辦焉將官乎而儲無贏矣將民乎而誅無則矣守曰請融之官無出民弛供郡有盜艘可公估取估以充代巡曰善乃登期

曰飭有司具徒卒度可不巡丈許陳畚揭堅梗木蘊沙礫隆瓦石棄穢積甕亢崇繕庇葺撤礙塞遂屈曲溝淖溢邃池潴拓銃側表衢路時餼給數視責董者不威役夫謂平工既歲值大比學之士當選者四八而魁一代巡乃喜進諸生而言曰子知之乎風之壞也非以兢故夫兢也豈惟仕士亦有之夫羣而習也劣者如賢隊而選也失者讐獲不修之務而妬以讐趨乃壞君子恥之故敦本刋華厚其儲也去佻崇真慎其發也覩善則摩

逢抑則奮務修而已忌不衷留士之良也士處子也不安於閨而能婦於室者鮮矣且夫治之無良也是無良吏故吏之無良也是無良士故士之無良也是無良師故天下之本也不可不慎也於是諸生唯唯再拜謝而退兹役也以六月己亥始事九月甲子落成云

自均州繇玉虛宿紫霞宫記　王世貞

規均州城而半之則皆真武宫也宫曰淨樂謂真武甞為淨樂國太子也延袤不下帝者居矣真武者玄武神

也自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其說以為修道於武當之上而宮其巔山之勝既以甲天下而神亦遂赫奕為世所慕趣春三月望余晨過淨樂憩紫雲亭少時出南門二里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綠被壠時積燠頗困人少女風襲肌為之一快不知其媒雨也已一舍飯迎恩宮殺淨樂之半又數里稍稍入山然漸為馳道山口垂闔棹楔跨之榜曰治世元嶽世宗朝所建也山初不以嶽名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武當山一曰太和一曰參

上又曰僊室荆州圖副記曰晉咸和中歴陽謝允棄羅
令隱遁玆山曰謝羅山而文皇帝為特賜名曰太嶽至
世宗乃復尊稱曰元嶽以冠五嶽云謂武當者非真武
不得當也自是為修真為元和凡二觀巳又為遇真宫
馳道益闢左右杉松萬株大者合抱曰遇真者為三丰
道人名也其東廡有道人像道人張姓當高皇帝時游
人間築淨室於玆地曰是不久當顯俄棄去而文皇帝
數使都給事中濙奉書招之凡十餘年弗得則為之像

又贈以真人誥今所奉書及誥猶在由遇真五里而為玉虛宮曰玉虛者謂真武為玉虛師相也大可包淨樂之二壯麗蓰之巳飯玉虛出取右道逶迤而上稍有澗壑之屬微雨時時將風來衣輒單乃稍有峭壁折而龍泉觀其陽為大壑綰口相距三丈許為橋橋下水流潺湲不絕怪石憤起若鬭四壁無所不造天杉松衣之吾鄉所記洞庭資慶包山之勝蔑如也度橋徑巳絕前旋類破壁而出自是皆行巉巖間而雨益甚舁者强自力

前所指問道人掌故氣勃窣不暇答山之勝亦若馳而舍我獨峯頂蒼白雲冒之倏忽數十百變喬夭得雨秀蒨撲翁睫以此自愉適忘其濕之侵也度日景巳下舂始抵紫霄宮宮前為池曰禹跡有亭踞其右池合宮之溜而滙馬潺湲增竑所受滙巳衆又暴得雨上奮若有勢借以起者浮鴨數頭綠淨可翫既入門雨益急衣濕透袒服顧左右分謝候吏齒擊不能句乃入道士室搆火燎衣探槖頭得黄庭一卷讀之命酒三爵時雨聲不

可耐且為次日道路虞而倦甚目不勝睫也乃就枕

遊紫霄登太和絶頂記　　王世貞

夜潺湲不已若夢中度三峽也比五鼓醒而絶不聞雨聲質明起禮前殿壁其後鐵色横上千仞若屏曰展旗峯出憩禹跡池泉聲益怒飛流縹碧可愛仰視雨脚下垂而暫若闇者甚畏之然已決筴則厲輿人前池之右為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宫其上弗及訪俄而漸開霽所入皆陿徑兩壁直上無盡而三公五老諸峯以次現

乃更用濯雨故蒨潤葱蔚因詠唐人羣峭碧摩天語歎其指意之妙久之巖忽闢其陽丹碧出没杳靄中稍迫而視宫之額則南巖也舍弗止乃度宫西嶺下視大壑若孟諸席以古松長杉之屬自是度榔梅祠地益高壑益雄深仰而睇俯而瞰無非以奇售者所歷宫觀羽衆以笙管導之出没雲氣中時亦為風續斷或前薄崖而為回風調穿入窪幽則若甕呼者度半舍許得一澗輿人來請曰從此陿中穿則故道也常步上三天門此而

下趣澗則改徑可以輿亡若乃聽其所之以得雨稍走沮洳怪石錯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峯之髙以為亡踰矣左仰而峯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久之蛇行爭鳥道凡數千級而躋太和之西嶺又折而下泥滑益甚㪅人足前趾恒蹈空又數失而顧其身乃空懸數千仞悔不若步之小安也巳上太和憩傍室顧視諸道人舍其趾半附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至七層若蜂蠣之為房罡風蓬蓬勢欲墮不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改服禮真

武遂登絶頂曰天柱峯由太和而望天柱髙僅百尺耳而行若數里者左挽懸而右肩息不能得懸之十一輒喘定乃復上遂禮金殿殿以銅為之而塗以黄金中為真武像者一為列將像者四凡几座供御皆金飾也已出而顧所謂七十二峯者其香鑪最髙然猶之乎榻前物耳荆州圖副記云峯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逺出又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鑪峯然則後人易香鑪為天柱而以其從峯稱香鑪耶餘峯夥不能

臚述而其大都皆羅列四起若趨謁者又若侍衛時乍晴蒙氣猶重不能得漢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挾銀濤層湧疊至使人目眩不暇接古語云岑山輕霄蓋其上白雲當其前有味乎言哉諸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最高意不肯為天柱下者而又外嚮問其名曰外朝峯乃在房陵官道也凡山所有峯澗巖泉之屬不可指數而其名即道流輩剽它志被之又舉以傳真武為真武稱者不可指數而皆無據時分守李君元莊從為飯神庫

之後院謝去客有言范了髻者居二十餘年矣冬夏一衲食一飯亡鹽酪所棲止一石竇試跡之則已至矣貌瘠而神腴雙眸炯然即一衲鶉懸歷寒暑亡襪也與之語不能為虛而能為不虛者亦雜用儒家言顧謂得道可以遺身然何渠能外身以求道耶為作白湯飯供盡兩甌而別

零陵縣題名記

唐順之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

備於史史之法莫嚴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
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而寄其詞於姓
名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姓名不登於册書其非微
者則槩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所擇乎其人焉者
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而不名或書其姓而
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其姓其靳靳不肯輕予
以姓名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於册書足以為重是史
家之變例也今夫人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

有之矣過其室廬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識其姓名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者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為教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郴桂之間瘴癘之所濡苗獠之所處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牒亦散佚而無所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宰是邑有惠愛其為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

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民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畧而其名亦已誤復為福矣有懷公為之慨然而歎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没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奸回饕餮乘令作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歟於是蒐輯散佚得陳君而下若干人以為皆是令也則槩登其名於石以著於世雖然後

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唾而嗤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為令也善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載焉其為令也惡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鑄焉所謂善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不忍棄乎其民而靳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後之名也哉其不善者蓋亦愉快其意於一時自計以為去官

與其身没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年其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嘻其可懼也已

武攸新築外城記　　呂調陽

武攸古都梁之地擁湖湘上游萬山四寨峒苗數之嘗讀柳子厚武岡銘謂巫黔東鄙蠻獠雜擾洞窟林麓嘯呼成羣朱熹上疏謂邵州邊防全無指畫以致猺人侵犯則峒苗之為攸患也非一日矣州舊有城垣為圜五里許僅奠藩封州治而文廟公署商邸民居環列在外

涖兹土者每每危之嘉靖丙寅峒苗聚衆大冦綏寧返道屯於新寨寨去州四十里耳諸村落闤市攜挈自奔匿無論也即城守宗室亦皇皇失措謂危且須臾矣會當道檄參將守備與州縣官兵協力追之斬首若干人生擒若干人賊始遠遁噫可懼哉事寧諸父老赴州庭泣而訴曰王居州治在内而無民吾民在外而無城即有急民且不保何能為國君為父母守也乞為吾民築外城以衛之外衛而城益固永無患也州守徐子機守

備魏子寅狀其事以聞於分巡澄齋張公分守受所張
公二公民依也矧密邇於苗是惡可緩然凋疲之民不
可以煩惟出其在公者以為之則不勞而舉矣遂白於
都憲朋石楊公代巡幼溪陳公咸報曰可未幾陳公以
復命還文川鄧公代之迺檄郡侯夢洲陸君議其事陸
君詣州相其高下度其廣狹計其匠直徵其協濟定其
員役分董則有州同知陳賓經歷閔珂知事馬漢州吏
目郭千之所吏目胡以寧而總理則以屬之州守湘洲

蔣君州民頗稠密築城不免裂民地析其居者償以直
直視原價倍之民欣欣樂於移徙又諭督工大姓曰吾
勞汝身不費汝財工速畢者有旌後期者有法盟不汝
爽於是運灰輦石應者如響工日以報完始事於丁卯
之秋告成戊辰之春蓋速矣哉城内外俱石墁以磚崇
若干厚若干每丈計費若干東至關將神祠南抵濟川
橋西迄土橋延袤凡若干里城門三門各有樓東曰迎
恩南曰薰和西曰慶成又為水門二先以帑乏會計頗

廡蔣君以俸薪及逐日措處濟之故工浩而上不見其費完亟而下不見其擾也蔣君余同鄉人也馳書來以記請余謂重門擊柝繫於易慎重封守著於書而城郎城下春秋皆書之以示勸城之係於地方大矣近日南北多事聖明宵旰斯城也巫山黔水儼然百雉之雄而湖湘一帶益有藩籬之安聖天子庶其無南顧矣乎在當道有保釐之勲在牧伯有區理之勞在庶職有分董之力皆宜勒之石以垂不朽者昔名伯循行南國而有

甘棠之詠考志中郚州東南三十里許有甘棠渡召伯祠則武攸亦名伯過化之地也今之人心三代之人心也惟兹新築都梁有餘思矣余史氏也因蔣君之請竊取春秋之義而書也

湖廣通志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王利賓

湖廣通志卷一百九

藝文志

記

明

遊衡嶽記　張居正

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為嶽豈禹初奠山川望秩猶未逮與舜典南巡狩至於南嶽今瀟湘蒼梧故

多舜跡殆治定功成乃修禋祀與張子曰余登衡嶽蓋得天下之大觀焉十月甲午從山麓抵嶽廟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於虬松老檜含烟裛露鬱鬱蒼蒼不類人世矣余與應城羲河李子先至禮神畢坐開雲堂湘潭會沙王子漢陽戢山張子乃從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怳然若有導余升寥廓之宇者躡虹梯憑剛飈黄金白玉幻出宫闕芝草琅玕燦然盈把殆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側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

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瞬十步九折氣塡胸臆葢攀捫雲天若斯之難也午乃至半山亭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峯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飯僧舍少憩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望芙蓉烟霞石廩天柱諸峯皆摩霄插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諸峯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峯首則諸峯顧在屐底若揖若退若㒓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峯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葢實景也旁睨蒼梧九嶷俯瞰江漢紘埏六合

舉眺皆盡下視連巒列巘悉如培塿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暮宿觀音巖巖去峯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栝盂不類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爍爍若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於洪鑪旋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噫吁嘻奇哉偉與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無往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不得見而去余輩以杪秋山清氣肅乃得快

睹蓋亦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懾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黄庭觀登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峯下四山重裹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響泉聲徹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幽草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爛丹青蓋衡山之勝髙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磵道險絶嵒壑幽邃人罕至焉暮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夜雨曉起雲靄窈冥前峯咫尺莫辨徑道亦絶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

日李子拉余衝雲而下行數里所倐見青雲霽日豁然中開問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瀑泉洒落水簾數疊挂於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花縈灑衣襟岩畔有沖退石大可徑丈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居然有舞雩浴沂之樂不知簪紱塵鞅之為樂也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張居正

庚戌之春余因侍從請告歸故鄉宜都教諭魏大濟來移書曰宜都舊有學也歲久寖敝薦紳先生學士大夫遊其中者咸思以新之而未能嘉靖乙巳會稽陶令守玆土大濟則間以事謀之令慨然曰是在余矣會天大雨江水溢巨木浮江而下取以為材省費之什二乃為堂為廡為祠又置學田五百餘畝以繕祭器給師生之廩禄自他舊制有不當於人者侯皆一新之於是百年之廢一朝俱興厥功茂焉乃大濟與諸生則願以其事

紀之於石以垂不朽史張氏乃言曰余聞之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傳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信哉是言也夫法令政刑世之所恃以為治者也言道德禮義則見以為希濶而難用然要其本則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為用易見而禮之為教難知故古之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皆所以整齊人道敦禮義而風元元者也今議者不深維其本始務為一切之制以愉快於一時夫教化不

行禮樂不立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將無所措手足當此之時雖有嚴令繁刑祗益亂耳烏能救斯敗乎由此觀之道民之術在彼不在此也宜都環數里以為邑處僻遠之區吏復不能加意以振起士習數十年學者益落然陶侯一新學而人皆訢訢薦紳先生學士大夫咸相與踴躍讚嘆改觀而思奮延及齊民亦無不被服於德教者此其轉移化道之機蓋有不言而風行者矣故上之化下猶影響也何必政刑子之武城聞絃歌

之聲而喜之豈惟一絃歌足以治武城哉在以道化民漸漬以禮樂而孔子取焉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若陶侯所謂君子者非耶雖然人知陶侯之功矣而未悉其深意自孔子没微言中絶學者泥於聞見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其説於世於是修身正心真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詞章之習興有宋諸儒獨行之士往往反為世所姍笑嗚呼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祇見愈勞愈敝也矣故宫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觀也

學術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久也陶侯不憚改作以新宜都之學宜都之士亦必不憚去其舊習以自新其學繼自今倘有闚聖人之宮牆而升堂入室者詎知非吾言啟之與

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張居正

汪大夫守襄陽之三年諸大令既舉乃為章表人物以興士勵俗取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士總二百餘人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而余

適以使事道漢上為記其事夫自國家以科目選士士生此時即行若由魚才懷管蕭非是亦無由以進顧一切皆限以科條禁㕘雖絕材奔駟亦必頫首屈就羈勒而足力稍後者又輒有頓蹪之虞故襄陽為楚中鉅郡然二百年來而闔郡之士登名科第者才百十餘人而已可謂希覯而潤聞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覘國者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為强弱夫謂國有人者非肩摩轂擊朝市皆盈也而無人者又非宮府左右盡皆虛也得士與

不得士而已夫得則以一二人重於千百不得則以千百人輕於一二故馬不必摲軸要之齊足木不必蔽乘要之中墨夫士惡可以多寡言哉國初之取士或拔於臺隷或舉於三老或奮於刀筆當時號爲制科者率不過百餘人其作爲文詞皆居据經義務剽剟葩藻乃近時人所共姍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於後世者至不可縷數也今文教大興海内嚮學於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闕下若魚鱗雜

遝雲合霧集文學斌斌可謂極盛然考其功實顧相懸也異日者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増頒制額廣羅英雋令窮鄉陬邑皆用科第士以為長吏其欲興平治理蓋惓惓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之若是者何擷華之悅目固不若摘實之充口故士之適用誠不可以多寡論也余嘗往來襄漢間羨其風俗與縉紳大夫處咸質直重厚辨於心而訥於口及聞長老言前輩風烈尤為恂實爾雅大者以經術取卿大夫輔翊其世主功名著於春

秋小者友教治民皆有可稱述渢渢乎固大國之風也
如此即二百餘人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之汚隆由
於風俗乃風俗亦賴人材以成庚桑抱道畏壘大穰緜
駒善謳齊右變俗故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者也非為
俗制者也將使浮者挽之以就實而況實焉者乎澆者
釀之以還醇而況醇焉者乎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後有興者考德論世審名實之所歸察操執之所究斯
亦得失之林已若曰整齊其故事已耳非大夫意也大

夫者名道昆字伯玉歙之歙縣人與余同進士

荆州府題名記　張居正

荆州舊無題名定山袁公由祠部郎中出守茲郡三年既政成民熙公府多暇按郡志訪遺老得國初以來太守若干人同知通判推官緫若干人紀其遷授年月并勒於石以傳永遠其中或用賢能取卿相顯名當世鴻猷遺恵至今誦之不衰或但有姓名考其樹立莫可稱述後之覽者必將有感焉斯亦得失之林巳居正既得

覽觀前守行實因以慨風俗之盛衰乃喟然稱曰嗟乎夫弛張之道豈不由時變哉余聞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間其吏治民俗流風蔑如也是時明有天下幾百年道化汪濊風俗純古上下俱欲休息乎無為而荊州為楚中巨郡戶口蕃殖獄訟希簡民各安其鄉里親愛長吏長吏出行旌麾前導社中兒羣遊嬉車側不知走匿蓋其風純至如此太守以下率八九歲一易即無他異能而因常襲故亦稱賢能當其時治之為易其繼

也醇俗漸漓綱亦少密矣一變而為宗藩繁盛亂權撓正法貨於隱蔽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幷又變而僑戶雜居狡偽權詭俗壞於靡偷故其時治之為難非夫沈毅明斷一切以摘奸剔弊故無由勝其任而愉快矣然則地豈有難易哉流俗之靡使然耳語曰聖人不能違時振弊易變與時弛張亦各務在宜民而已居今之世用曩之治欲因常襲故以希治平譬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亦必不可幾矣是風俗之變也

嗟乎今之變已如是吾安知繼今以往其將變而厭棄今俗以復古之敦厖簡易乎抑將變而愈甚以至於莫知其所終乎後之治者非隨俗救弊又將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姑記此以俟來者

荆門州題名記

張居正

荆門者故荆州府北鄙自令上龍飛漢郢陞安陸州為府割旁郡列邑以益之乃荆門改隷承天焉古稱東南形勢荆襄為吳楚上游襄陽北距宛洛荆州西控巴蜀

而荆門介居荆襄間唐鄧瞰其腹脇隨郢曳其肘臂南望江陵勢若建瓴重關複壁利以阻守運奇制勝亦足以衝敵人之肘脇故稱荆門言隘地也詳其名義度其要害乃知改隸之議漏於是矣天下幸而無事關門夜啓行者不道儌守者不執及雖有險無所用之即一旦狗吠於垣烽煙乍警則步仞之丘阻於崤函尋常之流畫為天塹矣況此州當南北要衝為荆郢門戶噫其可忽哉余聞長老言始荆門隸荆州時人物殷富蓄積盈

困食山澤之利民至老死不覩市廛今密邇潛邸供需百出又當九達之逵冠蓋往來項背相望小不如意即被譴斥長吏奔走救過不給而其民亦頗飾詐狡獪鶩為一切苟免無周身之慮蓋舊俗之亡久矣夫財不足則爭信與偽大姦之所資也何以守險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即有大姦盜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為天下應者毋使至於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彌患

息民固圡唯在拊循愛養哉唯在拊循愛養哉按南宋時荆門為邊郡自象山陸先生守是州倡明道學以易其舊俗又積貯築城為守禦之備荆門遂為重鎮然先生收之於瘡痍凋瘵之後而今也養之於國家全盛之日程時度力難易又殊矣余嘗讀先生語録至所謂分别義利之辨者乃使人斤斤焉神悚心惕及過荆門謁先生祠下又低回久之不能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苟有志於斯民者伐柯之則夫豈逺哉荆門舊無題

名春溪戴君守此三年既政成民和乃列叙國初以来州守若干人同知判官緫若干人並勒於石以傳永遠戴君清敏而爭惠同知鄒君慎靖而端慤皆能其官故余告之以此並以告後之人

重築松滋縣城記　張居正

嘉靖乙夘松滋尹張君家傳抵任二年釐正百務積滯具舉乃為文抵當路曰邑故有土城歲久俱圯里甲約歛民財歲歲補葺而奸民陰窺其利乾没自潤實無益

於秋毫城圮如故今獨不可規久遠一切用磚石俾奸民無所規其利而邑以永寧且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終省竊與邑中士大夫父老熟計之皆以為修之便於是分守大參鶴峯柳公分巡憲副槐溪孫公郡守定山袁公咸報曰如令適歲大稔遂用其年八月始事君乃捐俸酌贖庀工約費民爭趨之至十月工竣為城八百丈甃以巨石扃以崇闗井幹樓櫓靡不宏麗屹屹為巨觀矣異日撫治擻列郡督所屬州邑城垣宜

修者所司竟持空文塞責莫敢為先乃張君獨以實奉
行不憚一時之勞而建百世之利民不告瘁大工克就
厥功茂焉史張氏曰余讀周詩至兔罝之章曰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嘗嘆以為文武之初治化旁洽膠結民心
雖兔罝之野人皆可以為干城扞禦何其盛也其季也
疆圉多故在位者多曠諸大夫憂之曰無俾城壞無獨
斯畏勞役不已曰土國城漕吁又何瘁也豈所謂盛世
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險耶在人者無形之險也恃險

者有形之險也然亦時異世變有不得不然者明興百八十餘年屬國家隆運海内無雞鳴狗盜之警民至老死不見兵革可謂極盛矣往時東南瀕海之區列縣數十富甲天下無城守扃鐍之限及海寇竊發長驅諸郡民皆駢肩束手莫之敢攖何則事變起於倉卒而人心狃於治安此必釁之道也夫無形之險既已靡恃而有形之險復不加修則是束手駢肩俟釁已也松滋西接夔峽面江阻山即有緩急亦要區也人之恒情能見已

然不能見將然時屬清泰未睹其利害一旦有不測則是城所繫豈直一手一足之為烈哉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玆役有馬庸紀其事以垂不朽張君名家傳浙之鄞縣人果毅有為其在邑治理諸務皆如城事相其畫者縣丞蘇曜主簿韓隆董其工者省祭官田輶並列於後以彰保障之功

見南閣記　　歸有光

嘉靖十九年余為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

年沔州陳先生為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為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由是知余無從得而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山西按察副使罷歸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内廷遥見相呼問姓名甚懽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江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為花圃中為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每與玉

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南江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霽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史稱衛州城既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屠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物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

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麇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麇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與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情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為之記

德安府重建社稷壇記　何遷

成安蔡公之守德安也政務近民補助湔滌有方民用靜治然後旁引彝教摩揉之而示之趨期年民蒸蒸好服禮義公乃有事於神而境内秩祀緜此起焉郡三壇

故設郊坰南祀風雲雷雨山川北祀厲而社稷祀在西北由有郡以來未之有易也弘治初藩封至始析而易之收其二不領於郡郡所得祀惟厲爾歷七十載藩凡三易祀率不易至嘉靖末藩復絶而國廢於是郡領諸祀皆還其舊然祀專而壇不設春秋墠無常處既四載矣蔡公至承祀其間肅恭蠲潔以介神勞顧令典大缺慨然内計之至是乃撫郡乘則南没於民北没於湞水湞水遷北迤西而南當其迤處一丘隆然特起巔衍而

麓垂横斷大野宋建勝業寺其上入明以祀社稷近麓皆石水不得没故其址獨存公既選南阜以修常祀待雩禜改厲於東北隅以從幽奥若兹壇者故墟中格鞠為草莽公疏而出之負離面坎而壇高三丈周一十三丈繚為内墉四十八丈前闢神路左宰牲庖庫右齋舍翼室凡四區各三楹外復為墉九十四丈重墉四達各為門西臨衢伐石為坊顔之不經時二壇並成式恢制舉危碩麗崈楚服讓美焉乃其費斥羸公帑不以聞於

民壇成公復承祀周旋有容寅愨隆於初而神益顧歆
休貺顯荅歲以順成疵癘不作民亹亹乗惠迪赴𠷈祉
然後知公有以益我也郡僚順德張君昆明施君郏周
君既相與落之乃屬予為記予聞社稷之祀邦君分土
受於天子所從來久遠矣由傳記所稱水土五穀之為
養也民資之以生而祈報之情㑜於長我而授者庶幾
能通於神故務明籩豆之節而益以明禋駿之以為降
馬邦君所得為凡以宜民而已先王立國之經後世守

之不衰其數如此勾芒后稷雖甚不可湮非其訓矣予甞校覩傳記私竊遡而思之乃其義葢有難知者社稷資民生其化甚溥有水旱之過則變之其責又有所必專而其生物不測所謂神也緣祈報而效靈以此語博厚足極其微否歟貓虎昆蟲迎報之所不遺也假令社稷亦將以此索饗之擬其功於禽獸之後豈其類歟邪君有事由辟修齋戒於斯須以為神之聽之可以度且格於是焉雲漢之什圭璧既卒期以我聽是已彼閭閻

夫婦奔走於困札其為呌號籲祓史巫紛若不能以斯須靳也而長民者俟其災禍既至乃治禳禬肸蠁以徼於不可知是閭閻之所為禱也於對越何哉生者地之大德也順承天施牽育不已其為養也固如是而邦君政在宜民勤施而左右之亦無所與於神也然用其悱愷升為馨香足以播和導祥而昭明君蒿若將接於民相以豈遂樂生而不逢患蓋所宣序於政者有以茂對乎神之良能而贊其化動於純白者積於持久致其休

嘉者根於潛默而可以斯須盡哉彼沈玉瘞帛薦徹以為侑雖極備且嚴周禮之所以為文而非交於神以幾相民者之務也社稷德在資生乃宜民之心君子所負含於數貢而窮於幽渺足以質之非苟而已後世此義不明依具文以為禮則性不可盡而神亦無以為質彼質鬼神而無疑豈所與於器度儀章之際乎天地人鬼至草木蟲魚皆吾性也性盡則上下幽明莫不燦然以著引為一體焉毋寧有外哉遷固謂君子交於神以政

不以文其饗也有常不在承祀故觀性於所著足知其可質爾乃先王取典禮以教後世則祈報之文斯須之敬不舍焉所謂立國之經有司之所事事也德安秩祀弛而復興事擬創始其為典禮不細而蔡公適以是時至公先民而後神其知禮樂之情蓋巳獨至第指次其所為備且嚴者亦足以紹明先王之遺不愆於立國稽於其政不可究辨哉予故記之俾繼公而來者由祀事以求宜民之政於茲壇必有徵焉而予言蓋俟之矣蔡

公名可教號虗菴嘉靖己未進士由戸部尚書郎至期年而壇成時隆慶三年也

恖江河記

魯鐸

潛之為縣以水名地本下是故水易為災也夫漢水至蘆洑支出為潛自排沙流經縣之北西向南折以達荆通沔天順間北流淤塡乃決髙家腦流經治東孝廟時受決處又漸淤為洲可以界與邸正徳中洲益廣水益擠而東而西齧縣治危若亡唇矣前政一諉諸無所為

力民病馬嘉靖改元之八月敖侯知潛甫三日漢水大至四境艤舟縣衙愬災市人騎屋以居公私廨宇盡壞向囂處復善圯侯禱之尋已遂發庾賑民憑高望淤洲激水曰此不河之乃使河我縣魚鱉我民乎父老曰洲屬官家奈何侯曰吾為若請之乃上疏其畧曰捐官莊一洲租以永除一縣之患惟聖朝圖之時又有疏乞以重輕帶辦蕪荒逋負及蠲本歲災租道民情甚哀上悉可之下藩憲臣議行於是逋人歸者相望於塗聞開河

之役爭持畚鍤而至侯復從父老源委水道得爲淤爲
豳之谿乃傍洲劙黄漢之碍爲河七百丈直亘排沙因
土爲堤趍之肇工於明年二月十四日以四月四日訖
工水乃帖然安流近治無復決豳百壞修治復厥舊民
用生乃相與歌曰轉危爲安兮敖公有江公如可借兮
我終無殃蓋欲以敖名江也侯聞而諭之曰恩若屬自
朝廷宜名恩江以志不忘吾於是乎何與未幾以外艱
去潛人莫能留復相與介其里居洎諸士夫庠之師若

弟子於予請記夫儒之為貴其學有用也學誠有用則獲上治民大至裁輔參賛胥此在也否則雖多亦奚以為今敖公之救弊興理其敷奏中務當宁俯從獲上也窮迫舒甦亡逋親附得民也水從其道邑固人怙裁輔參賛之功也非夫有用之學能至是哉余嘗謂治理莫先乎擇守令而重之今天下郡縣㪉瘵豈獨灊哉使盡得如侯者分布焉豈以不即大治為憂然吾聞之始侯之來白巖大宰實擇使乳侯灊人則余意白巖蓋先得

之但復周且重焉斯至矣侯名鉞字秉之高安人

鄖陽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吴公記　趙貞吉

今南大理卿章立張公往以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作而嘆曰鄖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於先事之初耳故其操切劑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吴公之舊而振新之也思其人因就觀其尸祝之所始知吴公之未嘗與祀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鄖陽名傑字子英陽城人吴公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原公薦陞大理

少卿任撫治名道宏字文博宜賓人在成化時幷以戡
定綏寧鄖陽事著勳名而鄖之人幷思之乃吳公之不
得列祀則莫不盡然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乎
畫一之章定於曹相泣碑之政廣於杜君鄖政之始建
也原公綱之而吳公紀之有開拓於前有彌縫於後緊
其可忘諸因訪其孫爲府經歷者得遺像焉遂肖而配
諸原公於是太守黎君堯勳率諸文武父老生徒進曰
諸司守章程以奉天子俾玆土之民免殲馘之痛者七

十餘年夫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而祀典之闕卒定於公聞之唯仁人能不忘人之功而處人以禮殆公之謂矣頃之張公去為大理而江西劉公代焉謂宜載諸石以驗來者而黎君以委於予也予嘗浮漢江横鄖而東者屢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員幅數千里元季棄之為荒國初殲之為墟間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在三省之徼司燎擊柝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盛而變為矛戟猿鹿多而化為貙兕矣成化初盜屢起横不可

制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繼率大師往克之又復嘯聚而原公實承之當是時吳公巡按河南佐原公有為於始繼原公撫治以成能於終卒稱原吳云盛矣二公之始經畧也謂大兵之後威已振不可復言殺遂下令撫綏之得流亡民四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濬池高城以固之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以制之割三省之地得七府而合為都會開撫治府以聯屬之矛戟之墟長禾黍矣貙兕之陵牧雞豚矣山無

不伐之榴澗無不汲之泉矣夫定近難而壯遠猷炳炳焉二公之功固百世不可忘祀亦百世不可廢也由今言之原公固才矣忠矣然建事之初倡始實難孤立易奪非吳公何以裨之功立之後梁筍易撤榱棟易移非吳公孰與定之則吳公之並祀固一日不可緩也張公劉公皆彌淪之器憐才稽往深致如此宜矣予與黎君又吳公鄉人而每好共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為快而重有感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絶奇偉之士恒退而

循默謹厚之人恒進忽有方隅之警而後知戡定綏寧
之才之難也成化之際可謂承平而相繼定鄖難者皆
得才卿名士甚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張敏西
川之難必再起詠之才之鮮矣如此而諸公才名相埒
聚定一方故能歷久盡善而不變何其盛哉今方隅之
警多矣皇上拊髀念臣隣之義思閫外之才於是士大
夫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當天子任使於是時而表才
士之名揚功臣之業諸君子豈得無意哉夫易紘而調

聲者智之門也斷絲而理棼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求其意於先事之初此智勇之所藉手而功名之所從出也諸君子所以拜休前人者不在兹哉因拜書之以相驗焉

應宿樓記

廖道南

應宿樓成文學海涯叢君告諸内史氏玄素子曰勤齋蕭公之尹咸也朞月而政行凡厥咸之士庶罔弗象其則焉又三祺而績成凡厥王人之有事於咸者罔弗被

其烈馬是役也民之父老歌於途士之乂髦頌於黌王人之監司書於臺子夙職史事其紀諸玄素子曰曷謂也海涯君曰台聞諸父老云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草木節解而備蓄馬是故周之王府漢之武庫示有蓄也勤齋建兹役以衛吾民將以豫大蓄馬爾於是乎伐木於山厥材孔良鑿石於巖厥制孔堅而又司晨啓宿司理詰姦損上益下民誂無疆詩有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玄素子曰於乎可以徵澤矣昔者趙文

子身退然如不勝衣言吶然如不出諸口而其舉管庫也生不交利晉人稱之其無乃非文子之遺澤也乎海涯君曰台聞諸乂髦云古者築靈臺以望氛祲作矩觀以司閭閥樽櫨周遭而營樓焉是故魏之麗譙越之飛翼示有觀也勤齋建玆役以興吾士將以豫大觀爾於是校藝於庠從者如雲校射於圃觀者如堵而又節其館舍沸其絃歌屨謙飭賁士征若彙詩有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玄素子曰於是可以徵則矣昔者蘇文忠公

好賢若將加諸膝愛民若將同諸身而其創黄樓也久而彌堅徐人稱之其無乃非文忠之遺則也乎海涯君曰台聞諸監司云古者王人導利以市上下郎官應宿以司牧長法象炳炳而成章焉是故庫樓繫於角宿藏府象於離珠示有章也勤齋建玆役以敷王人之政將以豫大有焉爾於是乎上思衛國以充外帑下思裕民以杜後艱而又南有和薰東有體元西有賡惠以翚中極詩有之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玄素子曰於乎可

以徵烈矣昔日蕭文終侯盟泰山以若礪誓黃河其如帶而其應昴宿也為世元勲漢人稱之其無乃非文終之遺烈也乎海涯君曰建樓三徵既聞命矣子盍終言玄素子曰天人之際其幾甚微其理則一古者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夫道一而已矣堯命羲和授四時舜察璿璣齊七政而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真厥居以修六府以和三事以叙九功凡以為國為民而已乃若周禮保章以星野占祲祥漢官守令以布

政教修人以合天奉天以應人上下交修天人相感應
宿之時義大矣哉帝王憲天圖治其揆一也勤齋乃能
仰體聖衷俯恤民隱凡厥營搆動中時宜登斯樓也北
望台斗則馳情宸極南瞻翼軫則加意楚野東眺湘山
則登崇俊良西睇金川則霑潤疲困為上為德為下為
民道不在茲乎繇是衍澤以紹文子之勲樹則以弘文
忠之績懋烈以媲文終之休又將斟酌元氣彌綸玄化
而獨覩其深已若夫父老之歌乂髦之頌王人之書罔

弗畢集而應宿之精藴不亦可徵也乎故曰應宿之時義大矣哉海涯君作而曰詩有之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媚兹一人應侯順徳勤齋公覲星章以應順徳蓋其負宿望者允有徵矣嗣是西蜀節里譙君來尹兹邑以慈恕臨民以明哲教士蓋有孚於應宿之象而文明昭布焉者勒石以俟夫後之登斯樓者於是乎書勤齋名立業泰和名流也節里名崇柏魚凫之華冑也

嘉魚新築長堤記　　方逢時

大江出夔峽歷荆渚南過洞庭之浦控九江經東陵乃東北流澥湃溢潏之勢千里莫禦而嘉魚當其委注夏春之交百川汎溢浩浩如溟渤赤壁而下西南諸山蟻聚螺列縣治之境若浮漚焉山無可梁澤無可陂殆不可以人力為也環龍潭循百疋逾河泊之磯涉南林之畈地益下迤山益少東南滙為西保諸湖浩瀚瀰漫咸寧蒲圻江夏連壤嘉魚之編戸六里附焉無谿谷以洩之無長山大原以間之民居其間皆洲渚坻壠而田沮

洳瘠薄長波横被没畛時漂廬舎即數百里無人烟葢自古而然也按邑志元皇慶間縣令成公宣始創議首自馬鞍沿江而東築長隄為之捍蔽水勢迂遠民得收穫為利甚厚迨我皇明歲久而圮又江流日南徙垠岸決齧水勢轉蹙而四邑之害視昔彌增正徳末年邑人尚書東湖吳公賑邱全楚曽議修築而吏事因循勞而無益又五十年為隆慶己巳迨我侯劉公實來首詢民瘼知堤之為利慨然軫念曰是長民者之責也請於臺

院省郡會三邑之長分疆畫理循成公故跡而增築之

又為之出府金發倉儲籍富庶之羨以助其費躬廵督

責不避寒暑再閱歲而堤始克成高厚堅固亘如長虹

植榆栁以防頽潰衝激蓋百年之規永逸之舉而綜理

之周斡察之勞又什百於三邑也畢工之歲秋乃大熟

西湖之民穡功三倍咸欣欣然相告曰劉侯真民之父

毋歟非侯我民曷克胥匡以生惟我子孫其永賴之不

可無紀命言於予予曰欲紀盛德頌成功昭示方來則

有鄉先達在予何能請辭不獲乃言曰聖天子奉天休命惠養元元恐一夫不獲其所而懷保拊循惟守令是責爲之令者受百里之地數十百千戶之民而爲之長宅沃土理殷民循輯無擾即稱嘉令衆且戴之豈若劉侯當衝疲之邑撫困瘁之民撙愛濡煦勞心焦思急所先務成此巨績變荻葦蒲稗之場爲稻粱桑麻之區極園囿之衆獲生生之利深仁厚澤嶽積河潤使民百世戴之而不忘夫所謂承宣德意度越循良而利在生民

者非耶昔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其功載在史傳於今為烈即侯之功實媲美焉是宜著之文辭刻之金石以追匹前休昭示無窮也抑予聞之不泯者德難成者功作事者時乘時者人劉侯之功德可不朽矣世久則湮時平則玩勢所必至也念民生之孔艱思成功之不易時而緝之毋俾或壞終此大惠永保我民竊深有望於後之循良君子云

改建鄖陽府儒學記　吳桂芳

鄖陽古鄖鄉縣其陞為郡自御史大夫開府始也郡之有學自陞郡時始也御史大夫奉天子璽書自內臺出總三藩諸道府事凡提封之內錢穀甲兵師田學校蓋罔不聞其所屬若荆若襄若漢沔商洛軍民利病亦罔不注念而於鄖為獨詳者其勢親其道便也學宮舊居撫治東嘉靖甲申中丞蘭溪卧菴章公移建於郡治之北後郡守黎堯勲改於郡治之西合祀弗稱越丙辰吳郡陽華章公來撫是邦乃更卜吉於郡城東門之外爰

拓城基而入宅焉面震址坤左襟右帶規模形勢視昔益恢以閎光以大青衿之士喁喁欣奮以為山川之盛若有待於今日非偶然者鄖自開府以來諸凡經制規畫大都一遵舊章鮮有所大釐革而獨於學宮一遷再遷而始成者首善之地不得不詳且慎也嗟夫觀於此而諸君子計安地方之志殆汲汲矣考昔古者出師於學受成其返也必釋奠焉其返而克敵也必告訊告馘焉故泮水之章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

獻囚夫菁莪泮壁以長育人材干盾戈矛以威不軌懲弗恪文武異用厥道犂然二矣若之何師行武成而必於泮哉蓋刑罰以易其面而教化乃所以易民之心威武以維其暫而禮義乃所以維民於遠故君子有勇而無義亂矣小人有勇而無義盜矣夫欲民之敦禮義馴教化以無亂且盜舍學校其奚以哉鄖介在湖陝之間據荆襄南漢上游萬山亘盤其民刀耕火種易動難戢蓋楚之剽輕秦之强悍其俗實兼有之自御史大夫開

府以來遭逢列聖熙明勤宣德意仁漸義摩風移俗美
昔時穴居野處之民今漸成禮讓衣冠之域玆者黌序
聿新川原改色郡之子弟裒衣大紳聚業其中所誦法
者先王禮樂教化之言聖賢仁義道德之訓所究繹者
君臣父子忠孝之規長幼卑尊事使之節所目接者大
夫師長揖遜之容冠裳冕佩等威之飭所耳聆者鐘磬
管籥清越之音琴瑟雅頌和平之奏所游而行者六書
五馭九數之文大射賓射序賢序能之等習而久焉久

而安焉歸以告其父兄語其長上及其鄉人以歆動其親上死長之良潛消其驕悍難使之氣其士之秀且邁者有司又將次第上之南宫登之天府顯其身且逮其親以大侈於宗閭鄙閈彼窮巖深谷稍知禮義者舉將欣欣然嘉詩書而慕禮樂風聲所届遠邇攸同雖强之為不善彼且恥而不屑從矣尼父有言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諸君子所以僕僕還學之意其在兹乎其在兹乎工始於丁巳四月落成於是冬十月其外為王

道坊為櫺星門其次為戟門前為文廟為兩廡文廟之後為啓聖祠祠之後為明倫堂為尊經閣最後為敬一亭其左為杏壇亭為博士衙為名宦鄉賢祠其右為洙泗亭為五賢祠為時雨堂凡廣若干丈深若干丈為間三百九十有奇為楹者一千六百八十有奇協襄是役者其先為夏守子開為通判紀經綸江鍵為知縣黄宏若增其未備輯其未固則令張守循通判趙應豐推官劉秉禮亦咸厥勞余紀其事於石以詔多士則既迄功

之後六年也

湖廣巡撫都察院記　　汪道昆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為監監於方伯之國今巡撫是也

高皇帝疆理天下分剖而置三司歲遣御史按部中修

慶讓而已脫有不治則特命臺省大臣一人行假以便

宜事畢反命其後三司柄事日削多擁格而無所受成

於是諸重地建撫臣都御史遞出鎮楚列郡十五二州

附馬境內分王諸侯王開國相望先帝湯沐在楚視都

邑同無以保界三苗比隣百粵江漢當四瀆之半九谿七澤囊括其中雲夢洞庭故為盜藪要以輯和鎮靜宜莫如楚難何以故地重故也都御史出鎮都會治武昌故居背澤面山獨坐湫隘居者率憚改作迄於今相仍上四年冬粵西張公自南贛至謀諸方伯監司連帥若守吏改卜鳳凰山之陽負郊壇抱陂水西出睥睨則大別捍江流而東東則泮宮又東則澤宮修文之象也乃命有司拓地程物鳩工辨材命莞庫出公帑五百金民

悉無所預予居西楚聞且輿工人言張公未及下車不憚征發以從大役籍第令得楚楚其皆信張公予且也楚令無年非時矣予聞唐虞茅土而治夏后氏甲里承之乃若斯干閟宮周人不以其故貶美三閭憂楚直將蚡冒以啓君心至其修辭凡在居室靡不潤澤鄭侯以儉師後世未央之役將令無以加焉彼其有胷無心難與語此矣當世之蠱者二其一陵替其一因循兩端相乘不勝其敝蓋自直道亡而忌諱衆善仕者務姑息以

市人心利害較然朝不及夕彼猶逡巡卻步幸須臾無及於其身即有不支事倍功半則它人任之矣將以省費適以滋費將以休民適以罷民此因循之弊也抑或黷名器削廉隅可畏非民赫赫何有久之波流頹靡莫為之坊及其滔滔何所不至甚則履加於首城覆之隍此陵替之弊也在禮君子以禮坊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當周之季其民若在倒懸白圭許行倡議以紓民之急孟子惡其倍禮叔向譏齊唯禮可以

定國有以也楚故秉禮之國周南之遺風在焉比年地利不饒農事不治無論齊民編戸即公家無所芬華儉可知矣昔在嘉靖辛丑封鄖緹騎金貂相屬於道部中百執事咸在率務貶損以明有尊衆庶幸自托於帝鄉覸之久矣即惠文玄武視若弁髦夫以纖儉之民因之以無方之俗猥云從頌難與慮終往予二過夏門日攝開府列郡於此乎觀禮湫隘之謂何楚未息肩卒不遑暇張公故以直言顯則所謂骨鯁之臣負俗獨行非彊有

力宜不及此予方有事鄖署其費不能百金乃予心猶
或赩赩此予不及張公明矣居數月則予自鄖代張公
既入武昌張公業已出境有司奉張公之畫不旬月而
告成功於是直指使帥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逆予
以長至入則自故居除道西圃梁陂而屬於廳門門外
可容旅士千人車徒百乘方軌四出列柏周藩望其門
軒如也廓如也是以布法入門而歷馳道登露臺廡遠
堂高虛明爽塏堂下右陳朱轂左列韃櫜升其堂翼如

也蔭如也森如也灑如也足以觀民堂後疏戶以居谿
如也足以谘諏其後為燕厦為燕寢宎如也耽如也足
以退息最後為樓居四望山川城郭奕奕如也泱泱如
也言言如也足以省方而攷俗室東為石蘭室西為陽
春園草木叢生林林如也足以供宴游壯哉居乎執任
其勞孰享其佚不暫勞者不永逸其謂是與夫官舍不
啻蘧廬當張公決筴豈固欲長子孫耶弊則掃而更之
且與來者更始親於其身首事卒以待所不知者何人

推是心也爲而不宰有而不居皆是物也予之得代無能率張公之舊以新吾民覩河洛而思禹功則俟後之君子其必修禮以示民極使知嚮方若在岐豐矢文德以洽四國則是天授張公以重楚而又藉手於後之君子以重張公即予不類以贅疣居其間不爲病矣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請紀是言以告來者遂勒石臺門之東

太和山記　　汪道昆

國家尊太岳為帝時帝元君昔嘗降於槃今治故宫曰
淨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雲亭去州五十里入西南
表峽口曰玄岳環中山四合溪流出入無端負坎抱離
可當吉土文皇帝跡異人所在為之築遇真宫異人遺
杖笠悉留中命尚方鑄金象之歸守者入僊關為元和
觀西入馳道其南為玉虛宫山水脩廣倍遇真舊為武
當縣南山如負扆信非玄武不足以當之宫制視漢未
央即祈年勿論巳其西池亭洞闥亦異人所棲西上望

僊樓惝然若將有遇也馳道西為僊桃觀通八僊臺又西為華陽亭跨石橋臨芙蓉沼西出則田廬雞犬亦為一區去玉虛躡西南進次回龍宮太玄觀入經門追房陵道道傍有太上巖巖中鑱石象太清其左雙龍蜿蜒巖石下又南則入僊觀中堪輿右入七里溝脩木千章如㝠夏緣岡為閑出故道遺巨石在焉賓太上為羅公巖高出絕壁往年屋之居羅太史凡七楹舉目望西南諸峯盡在目眦反紅門入官道進次太子坡坡陁中分

扼其阨為復真觀周垣跨道逶迤高下因之出垣下行乘天津橋濟九渡澗澗道幽絶其陽則淵默亭沿澗東入玉虛巖石嶂夾流若千里嶂若步嶂雜樹繪之深入石澄浸鬲若自明河趨閣道磴窮則棧棧窮則巖巖上視有龍虎文其右雷文故中奉帝居右奉雷部西南望則天柱當峽中循故道還由淵默西南上除道曲折望行者如登閬風紫霄宫附展旗峯石嶂崇廣皆數十百丈二公五老前侍亦一隩區宫制高倍玉虛修當其半

奉祠者無慮數十指其廬舍高下居宮前為禹跡池築小亭出池上池右福地其陽為賜劍臺其陰則萬松亭出木末太子巖出宮後亦有亭由禹跡右旋古道甚治乃今多徑者廢勿行古道西上當南巖之南舍南巖西歷黑虎巖泉石相望於道昔有巢居者遺構猶存進次杉木林分二道其右下行涉澗遵宿莽容單車峽中轉入西南出峽為清風埡蓋故韓糧道也左上行躡萬丈峯下登朝天宮其東由鳥道出三公巖則上巖也路險

絶不容足學僊者劉媪居之其下亦為三公巖相距二舍巖南鄉爽塏可居然必取道玉虚巖多歷險阻始得至朝天西上拾級八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門皆竇石峽中有巨靈斧跡初入門降數等稍平衍依三公峯為文昌祠過祠則摘星橋橋下澗水如神瀵緣緪由天梯上梯如竿揭雲端距躍五百達重門足力竭矣倚試劍石箕坐更百步達三天門由此折旋而升坦行數百步歷階南下又折而東上為太和宫宫面南香爐蠟燭

二峯當席宫前則先朝神室徙置於玆由南天門入紫金城丹梯九轉出天柱峯絶頂範金為黄屋承以瑶臺帝位中央羣神列侍精美奪目儼若化人之居即今國王宜不及此正位東鄉高出七十二峯如羣弟子侍先師莫不齊立近則金童玉女峯二當膝承之左三公右九卿帶七星揖五老僊人隱士順風而翔白雲出没衆壑間如觀陸海諸峯或如碣石或如蓬萊鉅如斷鼇幻如結蜃細如漚鳥修如北溟之鯤雜出如珊瑚枝浮如萍

實纍纍平如鞭驅石汜乎如漢使者之乘槎遠而望之方城一耜漢水一瓴掩楚蜀罯周秦即嵩華衡霍匡廬蛾眉悉辟易無何有之鄉矣乘磴西下為清微宫僻居深谷中其制不廣然以幽勝沙華巖著焉南巖當太和之陽宫北面據舞龍之奥宫右石延覆於道其上有巨人跡若倒懸宫後即南巖修數十丈高數丈巖下峭壁數十丈東西修數百丈如高墉巖中列祠祀三亭二即神山多倬詭此為壇塲其下有禮斗臺徑絶罕至西出

如乘墉右上躡飛昇臺其旁露臺臺當口心石臺端有蛇徑通一室當其杪以居宮東北鄰火巖亭附巖畔距展旗峯近下視紫霄展旗北為尹喜巖今居比丘由南巖宮下為滴水巖僊侶巖度竹笆橋入青羊澗青羊巖當澗者曲虛無廬渡青羊橋蹐舞龍千步而峻門垣九曲始達應門宮制九重前列階八十有一後七十有二至高矣左高殿奉玉像五相傳掘土得之其制不異庸工好事者神之耳宮前有五井天地池日月池宮後當

舞龍峯其上有舞龍池則其窟宅也凌虛岩去宫五百
步一黄冠居之每飯必有餘以待衆狙衆狙皆喜否則
破釜甑去莫之誰何岩前則希夷誦經臺今尚盛臺出
臨澗當其上為亭去宫五十步為自然菴故有鍊丹池
今始復出舞龍渡磨鍼澗過隱僊岩岩虛明視北道諸
岩為勝次繫馬峯為仁威觀繚垣方廣數十丈石渠衡
之就中為石梁當門以度出茅阜峯下為舞龍行宫地
始平修廣楚楚過此則玉虛道也譬之宫室過真為垣

屋玉虛為亭淨樂為沛宮紫霄為廣内太和則帝坐也南巖舞龍清微之屬皆為離宮朝天為掖門元和為象魏迴龍復真仁威行宮皆行在耳語規制則玉虛次淨樂語形勝則首南巖次紫霄次舞龍至若羣山萬壑泉石巖阿各擅一奇更僕不可悉數大都天閟靈秀以待盛時帝力神功於斯為備具也稽古定制不藉有司遞遣中貴人藩大夫掌其禁令以故草木茂鳥獸馴其斯為地道之章游觀者之至樂也人言山贏水詘猶若有

憾焉夫右灘頽左滄浪江漢交流振以鄂渚二別則玄武之象外戸在焉日觀孤高下臨湯谷古者海岳為匹亦通山澤之義與彼規規而闢一隅是以趾拒目者也

春雪樓記　　徐學謨

環郢而山者以千萬計離列參互縈亘綿絡目盡不知所之土之人方斸其岨以耕以故草木罕翳而垓色肺緒望之童如也瘠如也漢江蟠冢蜿蜒西來經其下以達三澨兩岸東之流無連艫麇艦之漫以其山窮而水

覽即井廬稍殊而荒慓寥闃若不足以當游居者之觀然自余而觀宇宙之大宜無過於流峙二者乃鄖之表裏襟帶控扼險塞巍拱而森翼何嘗不足於觀而四時漾漭之氣勃發於烟雲霞霧日月之交乍有倏無光怪閃忽即與諸名巖大澤之變幻亦何以異而其觀又未始不勝顧其勝常伏於荒慓寥闃之中往往為人所鄙棄而余之游於鄖也久或乘而騖或楫而浮山顛水涯靡不歷也葢若有得於觀而自以其羇旅之臣常不淹

宿而去之而復絀於文章之力竟莫能攄發其所以觀
而用以為慊者垂二十年至是被大命鎮鄜再登其城
之埏睇四隅則山川如故比陟其北闗之嚴譙有前開
府王公所題春雪樓三字併綴詩二章懸柄棟楹墨色
如新葢公以是歲榖之日登適雱雪始霽觸景娛臆一
時命筆藻思飛動今讀其詩鋪叙玉壺銀海之奇攬結
秦天梁苑之秀飄飄乎若置其身於瓊臺瑤圃間而舉
鄜之荒憬寥闃盡驅而混於無垠之界晃焉茫焉若不

知其山之為窮而水之為處者則為之爽然嘆曰孰令鄖之為觀也而公竟先余以觀之哉夫山川以雪勝雪以山川尤勝當是時公豈不知山川恒有而雪不恒有故以其不恒有者被於所恒有者而樓是以名獨怪夫鄖隸鬻熊之區自春秋麇庸而降歷二千餘年其山川未之有改也而羊叔子杜元凱山季倫陶士行之徒固相繼而節鎮之也亦相繼而觀於鄖矣篇咏缺如文獻卒無徵矣豈風氣之錮攄發有時而掞天之美挾地之

奇兼前之棄開後之麗鄖之觀不獨先余以觀之矣而恃公以千古之觀者固於是乎在文章之與地靈力蓋競哉或曰武昌蓋有明月樓云夫武昌固名都山水之會非荒憬寥闃埒也疑無侯庾征南以為觀焉然一夕之致爾若夫清沴廓祲祈年福國令士嬉於伍農歌於埜則章之辭備矣茲又公所以為理直偕左史留連談咏已哉公既去以書來索賡其章而屬為之記余為勉賡如其章之數刻置公後而並紀其事於石以告夫來

者公名世貞字元美吳之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

新建石鼓書院大觀樓記

鄧雲霄

宋時海內有四大書院衡陽石鼓居一夫石鼓一拳石耳何足大大以書院也海內爲書院者衆茲列四大大以人也然則書院之興廢蓋道脈之絕續四方之觀瞻係矣余承乏湖南慨楚俗之剽悍未易陶也推其故繇敝於士習夫士者四民之表而書院者士之市肆也院久而頹講業無所絃誦閴寂學荒習媮余甚懼也今直

指史君廵行至衡致慨於楚俗剽悍猶余志也登石鼓而遐眺曰鑄士陶民其在是乎乃指其巔曰盍樓諸又次第其殿祠號舍曰盍新諸已又曰兹舉也為鑄士以陶民其毋煩我民我兩人其各捐俸為守令倡於是醵俸庀材鳩工不數月樓成鶱牙嵌空流丹若虹四面玲瓏言言窿窿殿祠號舍罔不完葺交映而鬰葱諸士可絃誦其中矣余請樓額直指曰宜大觀樓下有堂郡邑諸公請予額予曰宜迴瀾多士進而請曰樓堂之額其

說云何予曰淺言之在境也深言之在心也又深言之
則帝所以帝王所以王師所以師一以貫之者也夫登
玆樓者揖衡岳拱九疑襟覽三湘眼空七澤觀非不大
也而非其大也予慨然弔古不下帶而道存焉而不見
樓前廣陌非大舜南廵之轍跡耶望裏江流雲沙浩浩
固神禹所謂訪龍威而釐疏瀹處也夫舜禹始而相終
而帝王養尊處逸可以自大也乃僕僕焉不憚周遊方
岳車殆馬煩卒坳身於荒服甚至股無胈脛無毛手足

胼胝甘臣隸之役又何小也乃孔子稱之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有天下而不與可以語大矣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東山泰山非獨孔氏登也而孔氏獨能見其大以其心舜禹之心而不局其量也夫萬物一體六合同量若徒競利於錐刀爭名於蝸角一居要津僅固榮寵不復顧天下國家之計此其心猶存乎蓬艾之間安知大為何物雖然有所以大者也大人之本在剛執夫大者量也虛而圓剛而

執者力也實而方世未有心不鎮定而能任道載天下者也而又不見樓前片石耶砥柱雙流力敵陽侯之怒狂瀾東倒障之而迴然後而可以石載樓樓載人人載心心載天下茍石齧而土虛蟻穴一決汩沒漂泆斯樓也當在歷陽之都矣尚能嵌空流虹言言窿窿而稱大觀耶故直指命樓取其大予命堂取其剛夫大者弘也剛者毅也大者主識量精也剛者主定力一也故曰帝所以帝王所以王師所以師具是義矣

湖廣通志卷一百九